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六

學海堂

禮箋

歛金修撰榜著

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內曰近某日

曲禮凡卜筮日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禮大夫士祭用孟月恆以先月下句筮來月上句如不吉更筮中句下句士所異于大夫者大夫先諏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士不諏日可以祭則筮其日矣大夫筮上句之日不吉至上句乃筮中句至中句乃筮下句士則同日更筮中句下句也喪事于先月下句先卜來月下句不吉則筮中句上句大夫士皆同日畢事所謂卜筮不過三者如此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來日某皇清經解卷五十五六

金修撰禮箋

一

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來日丁亥此言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內近某日蓋同日改命筮龜之辭喪事先遠日如不吉而卜句之內則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如不吉而筮句之外則曰遠某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不吉則筮遠日注云遠日句之外日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已此筮中句即爲遠日明先遠日者筮中句爲近日然則句之外句之內皆据先所卜筮之句分別而爲外內者也正義謂特牲少牢不云近某日遠某日爲文不具蓋失其指

曲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也兩經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

譏之釋不過三之義王子雍云禮以三爲成也上句中句下句
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與鄭義合注釋不相襲云卜不吉則又
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表記注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
事則筮兩注義本相符大事小事俱据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
竝用也正義謂表記注與此注不同失鄭意若周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
卜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雖筮不吉
猶得卜者鄭君筮人注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未確此自指國之大事與此卜筮不
相襲專謂祭祀卜日者不同賈疏誤爲牽涉致生膠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說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內外
剛柔因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榜案表記云大事有時日
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是筮用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六 金修撰禮箋 二
剛日柔日蓋謂小事無時日分別事之內外而用柔日剛日耳
如郊用辛社用甲禘于太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
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稽顙

檀弓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周官大祝謂之吉拜稽顙而後
拜頌乎其至也大祝謂之凶拜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禩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君以爲杖期
以上皆凶拜也余謂先稽顙後拜與先拜後稽顙二者俱喪中
之拜以拜屬吉稽顙屬凶各據所先者命名而爲吉拜凶拜故
經記於先稽顙後拜者通省稱爲稽顙而已杖期亦有以吉拜
者母在爲妻不稽顙是也禩記疏云父歿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以下亦

有以凶拜者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是也不杖期以下兼備吉凶二拜故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也春秋時三年之喪有違禮以吉拜者故孔子曰吾從其至所以正時俗之失非從周舍殷也吉拜列於大祝九拜之內明先拜後稽顙者亦周禮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檀弓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個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禘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牢包三個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個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個少儀大牢則以左肩臂臠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植豕則以豕左肩五個故檀弓注個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釋個爲牲體之數非謂所包爲個檀弓正義誤士喪禮下篇云苞二又云苞牲取下體注云士苞三個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路蓋据檀弓國君七個大夫五個差之士用二包而云包三個明個之多寡不與包數同士喪禮下篇疏誤士禮遣奠用少牢則羊一包豕一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宜包四矣記言遣車視牢具取數于個非取數于包注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歟乃擬議之辭疏義妄意車載一包爲九包七包五包取盈遣車之數是

自記者言之爲遣車視牢具自疏義釋之則爲牢具視遣車不
幾顛倒說耶

昭穆廟制

廟有昭穆父爲昭子爲穆說者謂兄弟立廟者宜同昭穆榜案
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于天子諸侯大夫士以宗法辨親疏
長幼之叙故兄弟不相爲後同昭穆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
臣子一例故兄弟及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分昭穆喪服小
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
之言庶子王者闕兄弟或諸父言之明四廟定制不得因人爲
增減也國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兄弟異昭穆之證史記周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四

本紀平王崩太子洩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以孫繼祖之統
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以弟繼兄之統共王崩子懿王薨立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使諸父
繼統如周之孝王繼懿王者而令上與先王之父同昭穆子先
父食不且逆祀尤甚乎天子諸侯以國爲體奠世繫別昭穆悉
循乎繼統之叙有子死未立如周太子洩者或廢疾未立如喪
服經所稱君之父母祖父母者皆不得立廟叙昭穆其叙昭穆
恒先君爲昭嗣君爲穆故繼統者世之長幼胄之親疏或殊而
昭廟穆廟叙列左右者有成法明乎立四廟之限則以孫繼者
祭可及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
孫繼祖者毀高祖之祖遷高祖于其廟祖居
高祖之廟其高祖之父廟異昭穆固不得而毀之也至繼統之
孫入廟時乃毀高祖之父遷曾祖于其廟已居曾祖之廟故繼

祖者祖孫恒異昭穆其義由此王肅難鄭云王下祭殤以兄弟

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坐昧斯義爾

諸父繼者祭或不逮高曾之倫劉敞云兄弟六人為君亦六代

之高祖復列廟祀也由是繼統之禮嚴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則

號先王先君左氏春秋傳隱三年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為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倫序之名亦正矣

而倫序之名亦正矣梁稱譏其先嗣後

祖据當臣嗣廟閑當居祖廟而言非文公果稱闕為祖也故

信繼閑為君闕官頌信則曰莊公之子楚靈王繼闕放為君伍

舉更為後之辭則曰共王之此天子諸侯昭穆立廟之成法

不可易者公羊傳言仲嬰齊為歸父後西河毛氏健庵徐氏皆

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

父字焉注云莊公之元孫也子家歸父莊公孫羈以王

嬰齊誰後後仲遂爾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為氏也晉靖公之孫

有樂賓杜氏曰益其父字樂宋桓公有孫曰鱗世本曰公子

鱗之子曰東鄉瞻皆氏父字與此同榜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故季文子逐東門氏遂歸父耳而遠託于仲之殺適立庶

以失大援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蓋已直揭

其隱矣歸父既逐旋以嬰齊後仲遂是文子

無惡于仲遂甚明此又治春秋者所當知

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于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

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

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

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

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

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

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明堂

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闔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

門為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

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

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為路寢葢

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

五里迎歲日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日季春出疫

于郊以攘春氣日毋宿于國日仲秋乃命國釀日仲秋九門磔

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日仲秋命農民畢入于室日時殺將至

毋羅其牛馬日季秋除道致梁以刑農也日孟冬之月命農畢積

聚繫收牛馬日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

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

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

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

皇清經解

卷吾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子東門之外

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

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下

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為國門釋闔門為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

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

同牽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

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

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觀禮王見諸侯服袞冕會同之禮先朝日

然後朝諸侯及春朝朝日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蕘征作奮夫

明其同服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

威于天下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

東皆在東郊服袞冕月朔朝日春秋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

堂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日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日而知

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朔于

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廟故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在路寢東門之外服

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東郊而且夕常于殿下東面拜日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猶畧循古法由宮中

言之是為某門外其國門之外則謂之郊春東郊不日某門之

外舉近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見秦宮明堂月

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

五寢之埽除糞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為

五寢統言之為大寢鄭君以為廟寢失之矣守禮職云其廟則

則守祧黜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黜堊隸僕為王宮執事之

五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堊隸僕為王宮執事之

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

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于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

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七

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

所職是也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

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

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尙專一蓋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

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為王宮正堂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宮

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為宗廟者

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為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

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

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

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

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徹其器之色其文次六

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牲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驅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欽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親禮不

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器爲圓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

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騂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

大宗伯牲幣各徹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禮日子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

甚明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闕戶之間故爾雅云闕戶之間謂

而一地位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闕戶之間故謂闕戶間爲扆則可謂依必設于闕戶間則不可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侯之位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卽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爲中階當

階東者爲降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爲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

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

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

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方

門釋之非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八

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
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

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
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

殷周典

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

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
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
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

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

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

時有明堂處

楊倞注荀子疆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
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濶四

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

皇清經解卷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九

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

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

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

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

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

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

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書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與晚出書

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者不同然同謂于殯

宮受冊命唯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旣崩一公率諸侯以太子

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先儒以司馬遷從安

國受尙書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謹案周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座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之等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明陳寶在廟凡天子諸侯之嗣位也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受冊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會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冊命于祖廟爲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爲已速可乎禘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

昭二十二年劉子單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十

子以王猛居于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

人弑其君舍皆未踰年而書王書君古者天子崩則祝取

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

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

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

門慈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皆有關門見賈氏禮疏祖廟已西凡有四關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

入異詞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

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覲禮几俟于東箱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此又天子諸侯宗廟同制之證後儒

或說明堂爲宗廟者未明廟制耳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

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于此至唐
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
其說唯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校而差日
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義和期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
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竝繫之仲夏
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幽詩
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
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治厯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
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呂覽注星辰宿度司知其度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纏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
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
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
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
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冬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竝語正義譌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
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厯始
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厯復去歲差不用冲
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

讀大著考秦漢用十月爲歲首皆不改月以顏監紀事者追改之說爲誤竊嘗反復于史漢之文則言追改者不始於顏監其說上與班固合又上與馬遷合後儒以史記殷言改正朔周言制正朔秦則言改年始因謂改年始者爲不改正朔夫正者年始朔者月始分正朔與年始爲二此不察之言也厯書曰秦以獲水德正以十月漢興襲秦正朔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改正朔張蒼以爲非是罷之今上卽位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閏運算轉厯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律厯志曰秦兼天下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厯然正朔未觀其真遷固咸言秦以十月爲正漢襲秦舊正朔未觀其真遷固咸言秦以十月爲正漢襲秦舊正朔未觀其真正厯後乃與夏正同

則太初以前秦漢未嘗以寅月爲正至爲顯白律厯志又曰上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勅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叙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若秦以寅月爲正則三正循環寬等不得言一代之統絕而不序漢襲秦舊用夏時武帝不必別求何以爲正朔寬等無俟推傳序文始悉也所云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將何所指乎高帝紀書秦二年十月文穎云十月秦正月本正以十月爲說也高帝元年正月服虔云漢正月謂漢太初改正

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荀悅云先春後正月則以十月歲首爲春矣如淳云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三時之月謂三正月也咸得名正月言更者明歲首十月本爲正月也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由諸注文觀之秦正改月漢魏以還無異說者夫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太初正厯用夏正明以漢繼周不與秦之亥正爲序如秦以本德在周漢之間不當五德之故秦楚之際月表存十月歲首以紀實依太初月號以正時其義至深遠顏監所云太初以後追改者正謂此月表秦稱正月爲端月索隱云秦諱正爲端厯書正以十月正義云正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蓋月之建寅建亥不同而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其諱正也無不同改月而不沒其諱史法如是至劉攽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當爲秦之十月說本魏書高允傳允謂崔浩曰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案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先至必霸未嘗謂星聚在入關之月天官書亦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史家以此爲高帝受命之符高帝至霸上在十月因以星聚之文繫屬其下斯失之矣顧星聚在前三月至霸上則實在十月謂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則是謂十月爲秦之十月失於追改則非所論茅盈內紀秋

風詞不足據皆致確不可易也榜再拜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學其法卽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於成均言其遠之郊人遠之於成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絕殆失其讀文王世子春夏學于艾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西

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竝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榜案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卽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

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祭亦足以前之矣

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

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

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

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

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

祭義祀先賢于西學

亦在西郊皆循

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

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曰辟雍爲

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未失也明堂位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

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注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五

云先有事於頰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頰宮郊之學也

然則魯立頰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餼獻囚之事

通典克州泗水

縣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是也

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

伐殷薦俘餼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餼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

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餼告据魯禮爲說者歟辟雍頰宮皆在

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

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

子則在王宮之四門

鄭君以西郊虞庠爲小學非也

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

闈

見蔡邕所引王居明堂禮

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

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

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

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政而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攝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子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唯王制尙書大傳言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闕記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
見尙書大傳 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

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升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

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六

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烹之

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

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

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

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

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

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竝云主人洗升

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

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

禘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七

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烝盛楚語禘郊不過鬻烝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

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先鄭云昊天也上帝立天也

榜謂昊天巫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昊天啟蟄郊者爲上帝後鄭合昊天上帝爲一誤掌次大旅

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

上帝與五帝殊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昊天以魯配啟蟄郊上

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嘗而郊稷周語伶州鳩之言曰昔武王伐殷星與日

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嘗受之周人禘嘗義其取于星歟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于郊以周官經校之司巫若國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則雩祀實非歲之典祀春秋傳龍見而雩以此爲雩之節穀梁謂之雩月言是月旱可以雩也非謂其無旱亦

雩季秋大饗帝之禮不見于經月令仲冬不著圜丘之祭周衰禮廢作月令者或誤以爲周時仲冬因繫其禮于季秋矣周禮

皇清經解卷五皇天金修撰禮箋

六

取龜用秋時月令言季夏登龜周禮仲冬教大闕冬至禘昊天

月令言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與此類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

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見郊特牲注或言冬日至

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彪于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

實据至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

之始郊鄭君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爲儒者推魯禮以言則失考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

國語羽靄鼓靄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

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祭法乃沿襲國語之文謂此

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與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對言

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

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感生帝非與大

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

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詩序繼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祖之所

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

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配讀如博厚配地之配謂

配太祖爲不毀之廟非配祭也王子雍傳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帝祖顓頊之文謂有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

祭故曰以其祖配之榜謂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

也夷禘食于配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異子孫陳于祖爲

合食不謂之配自子雍誤釋此記後學競爲異說上謂周人禘

饗以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饗不下及逸禮禘

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齟齬難通如此

于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

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于其廟故於禴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九

太祖會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
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
言禘祭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大
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王制疏云鄭康
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禘謂祭于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
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
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
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昭
穆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
昭主皆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
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

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
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
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郊禘
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

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穀梁傳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

辛卜三月上辛是魯卜正月不從卽不得於至月郊若不待

卜三正又不得於啟蟄月郊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爲指周日至圜丘之禘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者

亦舉周禮以正旣耕卜郊之失而已

魯禘禘之禮備著于春秋禘之見於經者閔二年吉禘於莊

公僖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傳云禘而致哀姜榜謂春秋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小

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薨已七載致主于廟
而猶稱之爲夫人無是禮矣案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譏以妾爲妻也蓋勝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斯言爲得其實
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宣八年有事于
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

大願仲遂卒于壘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謂禘于武公見於傳者

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於僖公是也

禘之見於經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

公是也鄭君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大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稽之於經閔二年吉

禘晉人亦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卽得禘吉禘莊公譏始

禘不拘先禘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杜氏推爲十月二日是前日禘次日卽禘杜氏謂于僖廟行

二公之位次閔不得降就僖廟而祭明順祀誤也正閔僖不必拘以三年禘五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年禘鄭君以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因

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

此與上公若怨平子鄭昭伯怨平子同爲追叙之辭以謀去

平子在昭二十五年故連綴于此 閔二年禘以五月僖八年

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八年禘

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也此與上經孟春祀帝于郊同義 禩

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

著始定禘月之失也春秋經傳禘于大廟者二禘於羣廟者

四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明不得及

于羣廟其後他廟亦間用禘而其不得禘禘如初禮也定八年十

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順祀上關先公禘則專著僖公

然則魯禮禘于太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魯公禘周公時大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爲復立者是毀廟之主藏在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之主而後可與遷廟序昭穆則魯禮合食遷廟之祭惟大禘而已公羊於大事下發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禘何休以再殷祭爲三年禘五年禘非也五年再殷禘之節也王制諸侯酌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禘於春秋大事於大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禘於三時義或然歟禮文散佚儒者執一端求之往往與經文扞格不合姑記其所疑以俟成學治古文者審定焉

或問感生帝之說信乎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

皇清經解

卷五皇土

金修撰禮箋

五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于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寅之隘巷寅之平林寒水不且大遠于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于祭感生

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千祿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馨郊稷禮家或混禘于郊未嘗混郊于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

廟禘壇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

皇清經解

卷五皇六

金修撰禮箋

七

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禘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

注云當爲皇考

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

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禘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竝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壝皆閱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十四

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壇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壇去王而疏義咸失其旨

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

而疏義咸失其旨

燔燎羶薌醜以蕭光

祭義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醜以蕭光以報

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覲以俛馘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案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廟蕭合羶薌此燔燎羶薌覲以蕭光爲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此覲以俛馘加以鬱鬯爲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覲之言禩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禩厠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覲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覲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腓脛燎于爐炭當之榜案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牲腓脛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是時無燔蕭之事詩生民取蕭祭脂毛傳据郊特牲既奠燔蕭合羶薌釋之故郊特牲注援取蕭祭脂之文宗毛義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脣箋云脣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子蕭合馨香也郊特牲取腓脛燔燎注腓脛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

正義誤接此爲朝踐燔蕭之証

是鄭君皆

据既奠燔蕭爲說與制祭燎腓脛無涉沖遠以燔燎羶薌覲以蕭光爲朝事時所有事遂成岐誤

中衣褐衣

禮有中衣褐衣之名嘗据鄭義考之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以

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

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聘禮注云裼者

免上衣見裼衣玉藻曰麕裘青紆袞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此錦衣絞衣素衣皆在皮弁服之裏卽中衣也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檀弓練練衣黃裏緜緣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練時服鹿裘練中衣以裼之則素衣也

注云玉藻曰麕裘青紆袞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蓋練布染以絞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美

說亦得通

其上衣功衰中衣裼衣異名同物著于此矣服之有裼襲

也不以寒暑異節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

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

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言裼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克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觀身單衫又有禱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與鄭義合

崔靈恩等則云中衣外加裘裘外又加裼衣

玉藻正義引皇氏說同

二劉

等又謂中衣在裼衣上

曲禮正義說同俱見詩羔羊正義

蓋因鄭注皮弁服中

衣用布裼衣或用錦分中衣裼衣爲二遂成岐誤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文承朝元端夕深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不嫌以帛裏布明矣玉藻有錦衣元緇衣絞衣緇衣黃衣論語又有素衣皆中衣也諸侯又以緇黼丹朱爲領緣焉其制同深衣繼袂揜一尺則與長衣同

裘

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毛

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榜謂元

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

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

祀天之服象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與記言龍

章而設日月相應說冕服者未嘗于大常畫龍致疑于龍袞顧

据三辰旂旗之文決其不得列于冕服爲十二章斯不察之說

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袞故于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

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袞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

豹裘元納衣以裼之注云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

爵弁也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納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襍以豹

裘近得其實爵弁服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司服凡弔

事弁經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

爵弁經紂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裼之麤裘青犴褻絞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

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五

誓省今本省作社誤注云社或作省以習軍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

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辟祀天之服歟諸侯

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謂其田亦章弁服與兵事同王制正義引左傳衛

獻公射鴻于圃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章弁服之裘經記無

可考見鄭注章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郤至

衣韎韋之跗注爲証韎者赤黃之間色見玉藻注故孔冲遠云兵事

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

也見詩羔羊正義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于玉藻之記其闕大裘

不著者記主裼衣言也鄭君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

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郊特牲黃衣爲祭

服玉藻黃衣爲裼衣是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

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周官籥章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性亦云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是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爲蜡祭甚明肆師歲時祭祀則令國人祭郊特性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禘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明國人咸得與于蜡皮弁素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子諸侯蜡祭飲酒于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庶人則飲酒于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加爵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鄭君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醕之再獻者王醕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邊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筓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醕尸以玉爵也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醕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

以圭瓚禋后以璋瓚亞禋其禋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禋獻瑤爵皆贊禋獻也瑤爵也對文竝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祭統獻之屬莫禋獻鄭君分釋禋獻爲二非也后獻賓亦用瑤爵注謂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亦誤禮婦人于賓有獻無酬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章著矣故說加爵當以崔靈恩氏爲正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云尸飲五謂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三

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榜案冲遠此說違失鄭義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禋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鄭君因天子祭禮無可考見故据少牢特牲三獻而獻賓明獻諸臣在正獻既畢之後又援記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明天子於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是正獻既畢然後獻賓獻諸臣自天子達于士其禮一也賈疏謂祭統据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禋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禋爲奠不飲是尸飲七

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一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其差數與鄭義合江先生曰如沖遠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此破的之論也

禮器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注引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熊安生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壘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壘尊在堂下故禮運曰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壘也榜謂明堂位云山壘夏后氏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尊用犧象山壘此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据魯禮言之壘尊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卽山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閏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二鄭竝云山尊山壘也又云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是夫人所酌之壘與諸臣自酢之壘截然殊異注引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以明君酌犧象與周禮合下言皆有壘乃牽連引及耳安生以諸臣所酢者當夫人所酌壘尊說與鄭注違異

附於其妻

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性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性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

廟者不耐正義云夫死耐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榜謂喪之耐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

耐小記云朋友耐虞耐而已不繫於有廟無廟禭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

死猶是耐於王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

耐於王父則於殯宮耐疏云就王父所耐祖廟之中而耐祭王父失之喪服小記妾耐

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此耐於高祖之妾則爲壇耐記

主妾之喪則自耐崔氏云于廟中爲壇耐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同義未聞無廟者不耐也謂以夫耐妻彌乖尊卑濟耐之義此

經承上婦耐於祖姑言之耐於其妻卽此耐於祖姑是也變言

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禭記曰男子

耐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女子耐於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

皇清經解卷五皇十六金修撰禮箋三

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

從夫之爵不以存歿異也

奔喪絞帶

奔喪至于家括髮袒卽位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又云奔喪

者不及殯先之墓括髮束卽主人位絰絞帶又云聞喪不得奔

喪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經凡三言絞帶卽喪服傳所謂

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士喪禮記旣馮尸主人袒括

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奔喪絞帶與彼同節其齊衰以下不言絞

帶明其皆布帶也五服要經通謂之絰又謂之麻又謂之經帶

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丞士喪禮卽位絰于序東是也

奔喪卽位絰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經皆散帶丞三日成服

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直經下更出絞帶明要經無絞帶名鄭君子奔喪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孔冲遠因疑奔喪絞帶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皆誤也襍記曰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此聞喪未至殯宮者皆散麻也又曰末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此奔喪者既殯猶散麻也奔喪之禮大功以上皆散麻與在家同證以襍記之文益明者

反三年之練葛

服間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記以三年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舉齊斬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金修撰禮箋

三

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彼以齊斬對言與服間不同間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間所言後喪反服之宜三年之喪齊斬或殊而加隆焉倍之爲再期也不殊襍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言於除喪時服其除服則期大功既葬皆反服其上服父母同矣凡易服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此於既練言之者期既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既練之葛帶其衰麤於練之功衰說見冠衰升數篇此嫌不得反其故葛帶服其功衰也故以明之五服經帶之差經去五分一以爲帶雖易服者亦然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是也此三年既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

其期既葬者同經期之經大功既葬者同經大功之經不拘經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經故得經下服之經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不嫌經帶大小非差可互明矣鄭君以記言經期之經因以三年既練屬父期既葬屬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經期之經皆泥於喪服傳去五分一以爲帶之言遷就而爲之說記云有大功之功既葬反上服之葛帶經下服之葛經與期喪同非謂其經大如期崔靈恩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其說與亦如之文相傳合然服問專明三年既練變除之事故下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經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均据三年既練言之不涉期既葬則崔說非經意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莫而及三年之葛是非重殤爲

皇清經解 卷吾萃六 金修撰禮箋

三

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庾蔚之云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殤最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元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總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榜謂此承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襍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耐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間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謂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是鄭君已不能自持其說矣据間傳

言期之下殤與大功之長殤在小功者得易大功之葛大功之
中下殤在總麻者得易小功之葛也

大功之殤中
從上辨別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六

金修撰禮箋

三五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七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古字鷩通用鷩夏小正鷩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郊子言少皞以鳥名官唯鳩氏司馬也說曰鷩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鷩之物不可以與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閑也震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閑窈窕然禮四教婦

皇清經解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苜蓿菜生流水之次有

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苜蓿也震按爾雅苜蓿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

詩記引董氏云苜蓿熟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苜蓿從草

毛聲菜之亨於肉滄者也考之禮羹苜蓿醢凡四物肉謂之羹

菜謂之苜蓿肉謂之醢菜謂之苜蓿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苜蓿則滄

烹之禮注滄肉汁也苜蓿之言用為鋼苜蓿孔冲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

豆之寔無苜蓿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由苜蓿字失其義故不知

詩中已明言為苜蓿非為苜蓿也苜蓿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苜蓿

菹菁菹萌菹葵菹芹菹涪菹荀菹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劔儀
禮劔芼牛藿羊苦豕薇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
有芼是也

葛覃三章傳言我也

震

按義本爾雅詩中言與云互用皆辭助

卷耳二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震

按此及下傳疑轉寫互譌

崔嵬高貌也凡高山其下多石爲之基故爾雅石帶土謂之崔
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砮

震

按砮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爾雅土

戴石爲砮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傳思辭也

震

按經文思或作息

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

郭本作床蔭也字通用

休求泳方各爲韻思皆

皇清經解

卷五五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二

句末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息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
有一字或二字爲辭助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
可休息思譌作息及歌以詩止止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

震

按詩中方房通用小雅

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

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

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

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

震

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

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益在朝方退

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

震

按騶虞之爲獸名旣不

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圍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證漢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皇清經解

卷五五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三

擗綠衣三章女所治令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綠喻妾以綠之爲衣喻妾上僭此更言絲者方其爲絲未爲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己之失位此又能不責衆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爲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荅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荅不復循其

已往之行也前二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險君子之當我顧我報後二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己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緣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爲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伎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砾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四

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字又作瀦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軛已上爲軌震按詩以軌與牡韻當爲車輶之軌古音讀如九毛詩蓋譌作軌遂以車軛前之軌解之軌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轆頭之說轆末名軛軸末名轆周禮大馭祭兩軛禮記少儀篇作祭左右軌軌乃軛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軛爲軛蓋轆末名軛者漢人通譌作軛遂改軛以從之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軛字而轆末與軛之植者衡者竝名軛矣一

車之中二名溷淆轂末軸末又溷而同名軹軌軌三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轡頭之說所由起軹从車斤聲讀如笄轂末也軹从車只聲軹內之輪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軌从車凡聲車軹前也經傳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愔養也箋云愔驕也震按說文愔起也引此詩小

雅蓼我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章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愔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我篇上言鞠我旣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愔省文假借耳

皇清經解 卷五五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五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旣阻我德賈用不售言旣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

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隅之制見考工記

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

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據記考之公

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

臺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稱言城

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侯

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冕而親迎惟嫡夫

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

愛而猶隱然說文引此作倮郭注方言引此作蔓彤管之法女史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歸夷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夷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夷設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蓋衛人擬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及女史之法廢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二章說懌女美震按女當音汝指彤管言與下章匪女之爲美指夷而言同彤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而說懌之以彤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懌者也

新臺首章傳蘧條不能俯者箋云蘧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皇清經解卷五五十七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六

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簞或謂之蘧苗其麗者謂之蘧條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困者晉語曰蘧條不可使俯以其疾似之故名爾雅蘧條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蘧條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蘧條不鮮言宜公媚於齊女徒有蘧條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章不矜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矜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然未詳戚施所由名說文引詩作得此醜醜七宿切醜式支切又名醜醜力竹切說文誤併醜與醜爲一字竝讀七宿切於醜字下云无當作醜醜當作醜詹諸也詹諸卽其鳴詹諸其皮醜醜當作醜醜當作醜其行无无當作醜於醜字下云

醜醜詹諸也言其行醜醜醜之醜說文但用先今爾雅轉寫
譌作龜釋魚篇云龜醜詹諸陸氏釋文龜起據反醜音秋竝非
也醜醜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宿切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
故名詹諸爲物狀卑俛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遷條戚施本物
名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
疾狀其媚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彊爲此態也
鄒君子偕老首章傳笄衡笄也震按衡與笄二物鄭康成注周
禮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正義引此注
正義去此注非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笄卷髮者衡下加笄字
正義去此是四字非是後
儒考之未審遂以鄭注衡之制移之於笄矣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

按鄭說詳周禮內司服注辭證明審

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震

按舊說失詩

之辭意上言戴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
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未及馬
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卽所以致國之富者騶牝
已三千矣

衛淇奥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

按義本爾雅綠卽所謂

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棐後言綠竹如簣則二草之藉

於地如蓐簣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

按較在轡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

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

氓五章靡室勞矣震按言無可舉一事以爲勞則室家之務事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王大車首章傳奕離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譌當作藿孔冲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莢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藿葦傳曰

皇清經解卷五皇七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八

未秀則不爲藿葦秀然後爲藿葦故先言秀又曰藿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是莢與蘆乃藿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莢曰藿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舉二物蒹葭藿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莢字云藿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震按古字舍釋通禮記舍菜卽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

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醜棄也震按說文引此詩作敵義與傳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鷄鳴三章雜佩以贈之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蓋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震按發又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皇清經解卷五十五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九

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爲卽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翱翔遊敖尤語意相邇一章言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翱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岵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互譌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屺震按屺亦作岵爾雅釋山曰無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屺圯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震按檀者堅韌之木其

材中車輻輳輪轅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以就韻耳伐檀乃
寘之河干蓋詩人因所聞所見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
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而譏在位者無功倖祿居於污濁盈廩
充庖非由已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
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之倖祿末
二言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震按箋與傳相足其
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

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

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

皇清經解卷五五七戴古士毛鄭詩考正

十

適三字互用爾雅適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
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現曰消釋文云
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
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適駿有
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
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
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詛詞也从欠从口亦聲引詩
吹求厥寧然則吹蓋本文省作口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詛詞者
承上文所發端詛而釋之也

鴉羽首章傳盥不攻綴也震按四牡傳又云盥不堅固也周禮
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爲盥謂分別其縑帛與布

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其王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監卽良監之監王事靡盬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監盡力爲之也

萬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

此者今不在此也旣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首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萬蔽之必得所依爲與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鸞於乘車也震按田車亦無鸞在

鑣之制蓋輶車鸞鑣本非對文輶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皆因所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鞞環也震按釋文作斬環引沈重云舊本皆

作斬今考下言陰鞞塗續傳曰續續鞞也箋曰塗續白金飾續

鞞之環然則斬環與鞞環乃二物詩竝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騶之斬說文斬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

秋傳謂之斬漢時謂之當膺騶從斬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

服之胛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騶

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騶馬之外轡貫之

可與箋相足下陰鞞傳箋不詳其所在孔冲遠云以皮爲之繫

於陰板之上騶馬頭不當衡別爲二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

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駢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

出於揜軌之前故稱陰鞠耳

蒹葭三章傳采猶萋萋也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

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污垢震按釋名云汗衣

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

曾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雅屋作

擢李邕本作幄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為覆竿屋之名此詩二章據

燕食之際禮意淺薄而言或俎寔之盛稱之為夏屋渠渠猶魯

頌言邊豆大房國語言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

義蓋近之

皇清經解 卷五五十七 戴吉士 毛鄭詩考正

陳墓門二章傳鴟惡聲之鳥也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鴟皆讀

雩喬切司馬彪以為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

謂之鴟鳩鴟鴟之鴟讀吁驕切即鴟鵂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

為名不可單言鴟亦不可單言鴟鴞者今之鴝也說者往往涸

鴟與鴟鴞為一物此詩以多聲與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

說者則以為歌彼之惡魯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

以為食桑黹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傳訊告也震按訊乃諄字轉寫之譌毛詩

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諄諄音碎故與莖韻訊音信問也

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騫朝諄而夕替王逸

注引詩諄予不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

本諄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蓋於諄訊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譌爲慘耳燥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燥燥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燥於白華篇念子燥燥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二字音義亦猶諄與訊之混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揭者疾軀揭起也

皇清經解 卷五五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裳楚楚也然其爲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闕容闕也箋云掘闕掘地解闕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闕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震按掘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卽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爲折闕不市折損也闕賣也蓋闕與脫通箋所謂解闕正此義然則蜉蝣掘闕

宐從箋說爲始生時掘起解脫掘掘通用闕讀爲脫

候人三章傳蒼蔚雲興貌隋升雲也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

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蒼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變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

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

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

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

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歛一終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古

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

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

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

今星象之不同無惑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

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震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

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

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

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

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

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

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曆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始及公子同歸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裴自幽民之男子言之謂幽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幽之女子

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五

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鄭曰始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厥木惟條之條爾

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震按猗如有窈其猗之猗猗然長

茂也

四章四月秀萋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震按萋者

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萋語

之轉耳

十月隕穉傳穉落也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穉鄭詩穉兮篇傳

檇槁也箋云槁謂木葉也

五章曰爲改歲

震

按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

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待春乃農事又起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

震

按爾雅承泉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

震

按詩之辭意皇當爲皇遽之皇言以四

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

震

按二章傳本寫

木屬錄鑿屬說文無錄

之

木部棟字解云一曰鑿首陸德明釋

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

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

皇清經解

卷五皇七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共

一鈇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

箴一鉢然後成爲女錡與鉢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可考司

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耨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詩之所

舉輜輦任器與

四國是叱

震

按程子云叱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道

震

按說文道道也程子云加切於叱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

幹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八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震按鄂不今字爲萼附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也不注山名又棘韋之附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附屬也此附通用不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承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云艸木

多益滋字注云益也章昭注國語云況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八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箋云古聲填寘塵同震按烝

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

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

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震按箋據上章言諸

父諸舅故以爲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

也蓋同姓異姓畢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

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
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
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
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
惟小功已下漸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
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
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
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
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
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
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二

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
父母從母總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
二者小功其餘皆總夫爲之總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
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
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
異姓旣漸卽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
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
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

震

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

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震

按韋昭注國語云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震按百姓之爲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二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震按毛詩篇

義以采薇出車杖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

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獫狁孔熾則前此二

百餘年間固亦有獫狁崛彊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文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三

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鯉鮪也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鱸鯉鮪鱧鮠六名

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二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

物之備謂水陸之差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震按烝然衆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

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鮪鮪蓋與搏通魚搖掉也故以

興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藜蕭首章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兮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
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
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
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在鑣之說
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
治軍事爲備禦曰戒馮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
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震按孔冲遠以郭璞
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

皇清經解卷五十九戴古士毛鄭詩考正

四

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旣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
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
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
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大原卽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
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
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
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軾錯衡傳軾長轂之軾也朱而約之震按軾說文
亦作軾从革孔冲遠以軾爲長轂名非也軾卽考工記之幘革
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幘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

飾故曰長轂之軼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圃有林地章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卽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溱沮之從震按此卽禹貢之溱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溱沮水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涓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竝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溱沮惟石川河皇清經解卷五音五大戴古士毛鄭詩考正五

正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牯傳黃牛黑昏曰牯震按爾雅通謂黑昏者爲牯又云牛七尺爲牯詩之義蓋言肥大者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旒維旒矣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衆有又見旒與旒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効罪寔曰成往蒞之以驗其狀亦

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降災然治亂在人

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其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二章蔽蔽方穀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今本竝

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爲正

皇清經解 卷五皇大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六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震按劉原甫始疑爲夏正十月

非也梁虞翻唐傳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

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

說謂虞翻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

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

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

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

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

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

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

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旣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寔體卽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瘁病也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震按孔冲遠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孔說爲得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八

四章莫肯用訊震按訊乃諱字轉寫之譌諱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滄滄訛訛震按訛訛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訛訛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滄滄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盬震按韓詩作靡腓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腓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民雖靡腓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

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腓腓桐野

巷伯五章驕人好好震按爾雅旭旭僑也郭注云小人得志僑

蹇之貌讀旭爲好今考好與旭古音並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震按莪俗呼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

四牡篇以翩翩者騅與將父將毋離卽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離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震按春秋傳莖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捩棘震按之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澣以取黍稷之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震

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六戴古士毛鄭詩考正

九

五章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會非漿佩璲在官而會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

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逆西矣不必如孔冲遠說以所謂南斗

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子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

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日也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

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

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一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震按賢之本義多

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

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

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

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

義屬平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

皇清經解卷五皇大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

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

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懔今考此及下章或慘

慘畏咎竝懔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作疊字形容之辭懔

懔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疚兮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疚之本字

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瘠字省作痕又轉寫譌耳釋文都禮反誤

當音珣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震按爾雅四月

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

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

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輿張以寧謂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除方輿辭意亦似迫於屬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氣溫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日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獵狁入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西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故又祀方社非祭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義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冲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末皆綴以頌禱之

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

言會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

飾者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璆琕大夫鐐琫而鏐琕士

琕琫而琕琕震按傳內琕字凡六見皆當作鞞琕琕有珌亦猶

上章云鞞鈐有珌耳珌赤貌琕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琕佩刀下

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珌有琕猶曰珌

然琕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

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鞞室口之飾曰

琕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琕容刀傳云

皇清經解卷五皇大戴古士毛鄭詩考正 士

下曰琕上曰琕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琕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

不不多也震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如有那其居之那安也

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

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卽書

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牽首章間關車之牽兮傳間關設牽也震按軸端鍵謂之牽

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

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

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三章有王有林傳王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但有蕢有鶯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王王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皇清經解卷五皇天戴吉土毛鄭詩考正

十一

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

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

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

曰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

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

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

劑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

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

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劒手弓

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
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入
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

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

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四穀不升字又作濂方

云濂既旅而二觶皆虛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

無算爵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竝以

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

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忌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四

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意也曲禮國中以策

筭卹勿卹音沒注云卹勿搔摩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

作眊勉從事密勿爾雅作蠹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

盧辯注曾子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

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幅

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震按春秋傳云衰

冕黻珽帶裳幅烏衡統紘紕昭其度也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衰

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偏屨著綦釋文云偏本又作幅蓋

幅古音與偏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偏行滕是偏與行

滕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滕也不以爲一物者行滕無

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行膝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躡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也解鞮就席必露見此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所歌以跣鞮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苑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動變不

常

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綱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綱綴且直故曰綱直有如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 榘校

皇清經解

卷五皇大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五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九

學海堂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滑卽詩所言河之滄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九戴吉士毛鄭詩考正一

卽周禮之蠹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日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繫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不得

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

震

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

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緝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杆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

震

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

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卽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震

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

皇清經解

卷五皇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二

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

震

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及之

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

震

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

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蓋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妣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

震

按皇矣篇云是伐

是肆肆犯突也

縣首章縣縣瓜𨾏傳瓜紹也𨾏𨾏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𨾏故謂之𨾏震按爾雅云𨾏𨾏其紹𨾏蓋𨾏者小瓜之種𨾏者繼本之瓜其小如𨾏故以𨾏釋𨾏而紹者爲𨾏非紹者爲𨾏故又言其紹𨾏以別之紹爲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涇西與

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之則與豳地不相涉漆沮亦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三

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闕駟酈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雍人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栒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蓋漢志漆水正與縣詩所言始居於豳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蓋水旁地之稱詩惟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

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

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也震按箋直以

陶爲窯俗作窰非也鑿謂之陶燒成謂之甃今呼甃爲甃呼陶爲

土塹復穴而居僅賴此爲之說文窳地室也謂在穴上土室也謂在

中引詩陶窳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震按幽

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

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湮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

梁山則不浮湮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

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四

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湮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遠在湮

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卽在梁山之下南

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閭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

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

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葍茶如飴傳葍菜也茶苦菜也震按葍有葍葵苦葍之名

乾葍謂之葍葍與茶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葍采蘩傳曰皆

豆實也爾雅又有葍草郭注云卽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葍爲

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晉語置葍於肉賈逵云葍

烏頭也蘇秦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

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

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

四章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敵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莫居事也宣敵繼疆理而言皆
授田事也宜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謂通洫澮敵謂因水地之
宜而敵之或南其敵或東其敵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
敵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
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
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廼立臯門臯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
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皇清經解 卷五五十一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五

子之宮加以庫雉震按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
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
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倅而體合朝與門無
虛設也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
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臯門崇七丈天子之應
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
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臯門應門而禮
說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與此詩箋說合
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
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臯應
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二門無臯應之證郊特牲云

獻命庫門之內亦記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臯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

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

大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

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

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

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

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

皇清經解卷五五九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六

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棧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一國殷

夏也四國四方也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彼四國傳說是也

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

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

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

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

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嬭也震按上言岐地關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之讓實因文王則

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荅天心之君莫文王若後疊言帝謂文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迫望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

紀理衆川非以方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邵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地名詳釋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旌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旣侵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

皇清經解

卷五皇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八

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卽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周徂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旣服遂寢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相其陵阿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復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

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震按聲與
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
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
於以言論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
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日旻之革革有猛
急之義鄭志荅張逸云晝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
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
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
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
伐密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九

詢爾仇方震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震按文王伐罪
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
之爲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
詢之大國與已匹者而連合衆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
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
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
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爲詢章注云詢親戚之

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水旋丘如璧曰辟靡以節觀
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
通作經論辟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

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

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如士諸生作王制篇

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

傳云雝澤也

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

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靡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閉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

震

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

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

震

按孝思所思皆本

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己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

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卽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

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闕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

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

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

皇清經解卷五五九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一

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鄭

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

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

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商人禘舜禮

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

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

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

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

所自出會謂王者事祖禴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

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

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
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
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
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
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
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
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
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
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
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一

子何也古字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
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
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
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
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
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禩祓除無子求有
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
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
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
推故商頌言有妣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
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禴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

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怠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腓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在其脛腓間故曰腓字殆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爲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皇清經解卷五十五上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三

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逸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篇申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卽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頽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稊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稊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

實方當與大田篇旣方互考方皆讀爲房穀實外稔甲謂之房
旣房言旣生稔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稔甲時卽所謂實
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
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稔也如
竹筍曰苞義互相足鳩羽篇箋云稔者根相迫迨柵致也孫炎
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稔實苞卽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
如箋說孔冲遠引不稔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
得種之善不雜稔莠其間也褒則褒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
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
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粟粟爾雅粟
粟衆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蓋在穗繁多緻密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十四

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
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
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几

旣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震按爾雅官中巷謂之壺壺字

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始舉以實之國語
引此詩說之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
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不
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幽

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

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

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

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

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

有郃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郃號曰后稷

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

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戴吉士毛鄭詩考正五

秋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

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

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弃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

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

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諫記一切蕩然

雖公劉復立國於幽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

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

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幽所謂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

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据國語史記公劉至

文王十一世

世本十六世

孔甲之後帝皇帝發帝桀不窬之後鞠公

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窬上關代系而不得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幽在郟北百餘里郟今西安府武功縣幽今邠州不窬所竄又在幽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窬城不窬遭迫逐自郟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郟故封至公劉而復郟在渭北非得郟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郟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皇清經解

卷五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六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懼不畏明

震按無縱

詭隨式遏寇虐五章並言之以對文見義此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絕寇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

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裨益國者故

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填久也震按填如小宛篇哀我填寡之

填徒典切字亦作疹韓詩云疹苦也

三章國步蔑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裨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

類而云然

六章葺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爲辭助者多矣有進心

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邈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

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七

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應荅

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震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

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荅

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肯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震按上多涼德

而善欺肯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

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適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

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民之罔極民之回適民之未戾皆職由

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

而讐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

忍予寧俾我逃胡寧殫我以旱竝同俾我逃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其說

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

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儻革金厄傳厄烏蠲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益之震

按士喪禮苴綴大鬲喪服作鬲說曰盈手曰鬲中人之手益圍

皇清經解 卷五五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六

九寸蓋兩指益合如環謂之鬲因以爲環名說文鬲梃本一字

省作鬲厄俗書相仍寫厄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卽鄜說文云左馮翊鄜陽亭今西安府

同州有鄜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篇義下云韓

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蓋誤證耳漢王符潛

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

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

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

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迨其貊奄受

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

肅孫統竝
云北燕國
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 幹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九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九

